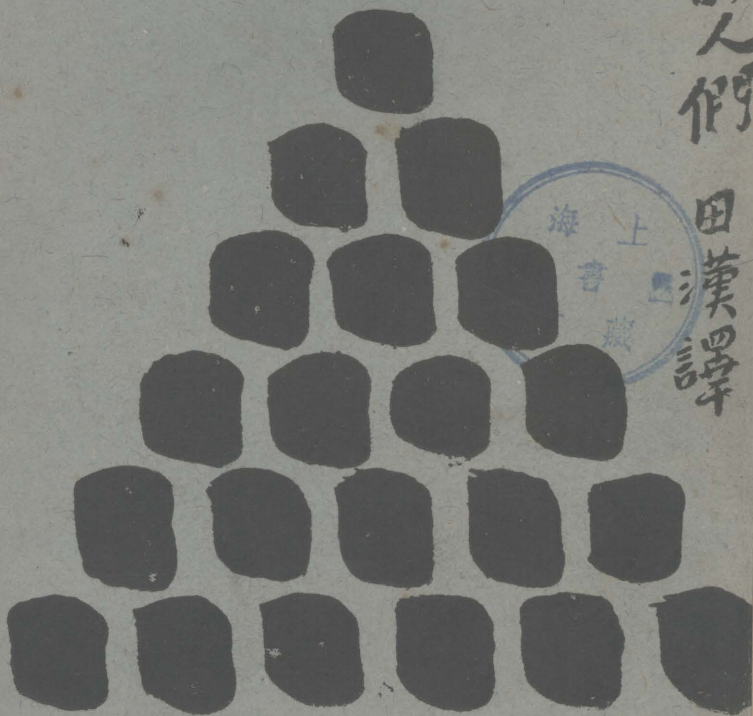


86/55
296

圍著棺的人們

田漢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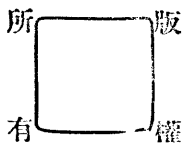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3508

圍着棺的人們 田漢譯

上海金屋書店



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
實價二角半

目次

關於本書稿件的幾句話

圍着棺的人們

理髮師

(1)

280930

關於本書稿件的幾句話

究竟不知道是時代的進展呢，還是趨時者的投機；在實業不發達，農民還保持著「田家樂」的今日之中國，忽然也有那所謂「無產文學」的狂熱。在文學的根底都還不曾穩固的作者們（？）竟得到了個輕而易舉的工具，可以隨意地連綴著字句；喊幾聲口號而立刻希望成爲文學家——無產文學家。

文學是什麼？是不是祇要喊幾聲口號便可

(1)

以算是文學？假使所謂「無產文學」的要求是這般地淺薄，那麼牠的價值便也可想而知了。

爲要使人對於真正的「無產文學」，不要因了中國一般冒牌的東西而發生誤會，田漢先生便爲我們譯出了這兩篇日本「無產文學」的劇本的代表作。原定是五篇——

- 1 園著棺的人們
- 2 公園的午後
- 3 親友
- 4 賊

5 理髮師

但是田先生因爲種種的關係不能把其餘的三篇同時交給我們付印。田先生去年拿稿子來的時候，初說「一週內可以交稿，」但是迄今已將「半載，」那其餘的三篇仍是音信闕然。託人去催了許多次，也是沒用。於是祇得先將拿來做「樣本」的兩篇付排了。

這希望田先生與讀者都能原諒我們的苦衷。

好在有價值的作品不在牠量的多少。

一八，五，一五，金屋編輯部

圍着棺的人們

秋田雨雀

圍着棺的人們

人物

死者

母

友

女

兵士等

其他，圍棺的人們

地點

舞台方形，陰暗的地下室

母 這孩子死得太早了。

好像剛學話的時候死了的一樣。

我不懂這孩子爲什麼被殺的。

好像沒有被殺的理由就給人家殺了似的。

他應該活得更大一些！

這孩子好像在口裏還帶着奶香的時候就給殺了似的。

爲着貧窮，貧窮，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親手殺死這孩子。

可是終於沒有殺他。

我懷着這孩子在胎內的時候做過一個妙的

夢：

我看見一匹大而美的象。

我從不曾看見過象。

象有兩片大的花瓣似的牙。

我好像騎着象去到遠方去了似的。

我前此不曾看見過象。

蜜蜂飛着，

落花遍地。

大家看着我好像合掌敬禮。

小的獸好像都在我的周圍跳動。

我是貧窮。我想我若是生了孩子將來怎麼辦？可是我騎在象的背上的時候。就像女王似的。我好像沒有足月就生了這孩子。

他好像沒有足月就生出來，沒有足月就給人家殺了。

女 我沒有什麼東西送給他，

我很貧窮。

我每天走過棺材店，

棺材店每天擺着新的棺。

我雖然看見棺材。可是從不曾想像過放在那裏面的人。甚至不曾想像過誰會死。

睡在這新棺裏面的人是我的靈魂。

我沒有什麼送給他，

我所能送他的就祇有我的心臟！

我不願意把他讓給誰。

他整個兒是我的。

我可以聽見他胸的鼓動；

我可以感得他血管的整熱；

我可以知道他舌頭的味。

他爲着我一個人活的。

這新棺材裏面的他死掉了。

可是！他沒有死。

他活着。

他沒有死的道理。

我們是貧窮。

可是我們有我們的世界。

潛在的神聖的世界。

我們的世界綿花似的柔軟，蜂窩似的舒暢。

我們的世界沒有政治，沒有法律，沒有道。

德。呢

我們住在最上的屋子裏，吸着最上的空氣。

誰也不能從我奪掉他。

我，真實地，有他的一切。

他的嘴唇美極了。

他的嘴唇軟極了。

他的眼睛朗星似的圓睜着。

從他的寬的兩肩流下一對象牙似的手。

我會被那兩手抱過。

我游泳在那種溫暖的波動之中，像魚游泳在

那美麗的柔軟的流水中一樣。

他把紅的花瓣，雨似的灑到我的臉上來。

我把牠吸飲到呼吸迫促。

啊，可是我呼吸困難起來。

誰在他的棺前燒香？

他們爲什麼進這屋子裏來？

我想要獨自一個人守着這冷寂的棺。

友 朋友啊！ 你是我們大家的。

殺你的人是誰，我們很清楚。

我們一面看着你的頸窩走來的。

先驅者走的道在你的前面發見了。

你暗示我們反抗舊的支配，統制，信仰，與指導的新的信仰。

我們夢見你那戴着花環與榮冠的光輝滿面的你。

夢見那鮮花撒在你身上，甘露降在你身上的日子。

雖被皮鞭打着，鮮血流着，我們夢見燦爛的太陽之出現。

先驅者，發動者，開洋者，正覺者……的

朋友啊！

你現在睡者不值錢的棺材之中。

朋友啊，你是敏捷的自身。你爲什麼不能不睡在這四角的棺材裏呢？

朋友啊，你是生命的自身。你爲什麼丟了我們去呢？

守棺的人啊，讓開一條道。

打開這不值錢的棺材讓我看他一面！

守棺的人們 朋友啊，我們現在圍着你的棺材。

我們貧窮。

我們把五月的野花放在你的棺上。

便宜的香煙縹緲在你的棺前。

眼淚像雨似的降在你的新棺上。

你別笑我們的 *Sentimentalism*。

我們現在被允許的僅僅是這點感傷。

母 大家都站在我孩子的棺材的四周圍。

我不忍看見他們。

他們爲着我而生的。

我咀咒生活，

我咀咒人類。

我咀咒人類的青春。

女 大家都把花撒在他的棺上。

他的棺蒙着白布。

白布上亂撒着五月的花。

大家都想開他的棺。

別開那棺。那是我的！

誰也不許開那棺。

能開那棺材的，就祇有我。

母 我想僅僅一個人守着這棺材旁邊。

能在這灰色的屋子裏待着的。就。祇。我。一。個。

女 我想獨自一人守着這棺材！

友 朋友啊，讓我看看你罷。

看看你那寬的額頭罷。

讓我看一看你那約束我們以光明與救，力與信賴的美麗的眼睛罷。

母 誰懷着這孩子的？我生這孩子以前爲什麼不給墮了呢？

女 我想把真珠，金剛石，珊瑚，翡翠，黃金，水晶……等類的寶玩放在你的棺裏面。

可是我貧窮。

我祇能把我的心臟給你！

（女拿短劍刺咽喉）

守棺的人們 這女人死了。

這狂女人刺咽喉死了。

燒香罷！

清淨的朋友的棺，別讓女人的血給污穢了。

朋友之死，與狂女之死并無何等關係。
他們不過偶然死在一個地方。

友 女人死了。

女人埋在五月的花裏面死了。

朋友啊， 你的女人倒在你的棺前。

朋友啊， 女人像一朵花似的倒在你的棺前。

兵士長 把他們趕起去。他們讚美叛逆者。讚美叛逆者的，有認爲叛逆者的理由。

兵士（四人） 到那里去！

（大家騷然的走去）

兵士長 把這棺材抬起去！

兵士 棺很重！

兵士長 把牠抬起來！

兵士 棺很重！

兵士長 蠢東西！ 剛纔不是四個人抬來的

嗎？快把棺材抬起來！

兵士（氣喘面赤） 棺太重了！怎麼樣也抬不

起來！

兵士長 把棺材打開看看！

兵士（怕） 打開棺材嗎？

兵士長 快開棺！

兵士（開棺） 他起來了。……他起來了。……

……他望着我們……

兵士長（怕） 蠢東西！你們見了鬼罷……是

呀，確實……我也見了鬼……武士道啊，激
勵我罷！武術的訓練啊，給我以安心罷！
民族的自負心啊，給我以自信罷！愛國心
啊，快些蘇生罷。

死者（美少年） 看我？

兵士長 啊，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死者 我是人！

兵士長 你是個叛徒。

死者 我不是叛黨，我是一切人的同志。

我正且還是你們的同志。

我正且還愛你們！

你們一點也不曉得。

女人啊，起來！

（女靜悄的起立無言走近男子。男子握着

他的手高高舉起。）

女人啊！揩掉你的眼淚……

這不過是時代在進展……

這不過是歷史在起新紀元……

這不過是新的太陽在昇着……

（一瞬之後，灰色之室大放光明，落花如雨撒在兩人身上。遠處在全然異樣的音樂。於音樂的旋律中閉幕。）

理髮師

金子洋文

理髮師（一幕）

由繪畫脫出的人物

乙

甲

理髮師

市長

巨人

女

貴夫人

軍人

刑事

男的聲音

女的聲音

舞台

舞台越大越好。

四周深黑（表示充滿着甜美的不安的夜）

舞台中央爲理髮台。

巨大的鏡睥睨着周圍的黑暗。

很大的一張椅子。椅子上理髮師睡着。

壁是黑赤色。怪形的大推剪與剃刀張口垂

着。

理髮標象徵圍中放光的靜動脈。

乙甲兩人在下將棋

乙 金和銀都給搶掉了。

甲 你那里祇有一個舞女。

動棋子的聲音。

有頃。

甲 好，我要搶王了。

乙 等一等。

甲 不行。

乙 那麼，沒有法子。

甲 降了罷。

乙 不，我不輸給你。

甲 我這邊有兩個王了。

乙 我這邊祇有步兵，馬，和槍。像人的祇有一個舞女。

甲 降罷。

乙 不，還不輸給你。妨害者一個也沒有了。我們的國自由了。戰鬥是此後的事。

甲 你那個舞女一會兒就是我這邊的。

乙 誰給你。……畜生，你動起金銀來了。

甲 怎麼樣？

乙 誰給你。

甲 你逃了。哇。

乙 你丟了金嗎？搶了你的。

甲 好貪心的東西。好，怎麼樣？

乙 ∴ ∴ ∴

甲 丟手罷。

乙 不願意。

甲 把舞女送過來罷。

乙 不願意。

甲 我這邊已經勝了。

乙 什麼舞女給你罷。

甲 降呀。

乙 還不輸給你。

甲 你祇剩下步兵了。

乙 還有馬和槍。手裏還有金。來了。

棋子大動之音，有頃。

乙 槍來了。

甲 噯呀，王給你幹掉了。

乙 馬來了。

甲 等一等。等一等。

乙 不行。

甲 等一等。

乙 不行。丟手罷。

甲 等一等。

乙 不行。兩個王都給我活捉了。

甲 等一等。

乙 不行。(丟棋子)我勝了。

甲 ……

乙 少陪。

甲 ……

乙 甲兩人分左右消於黑暗中。

有頃。

梟聲。

蝦蟆聲。

螻蛄聲。

同時垂在空中的理髮標，滾滾地迴轉，剃刀
向左右動。推剪發出缺髮時的聲音。

有頃。

鏡中開始流動着充滿陶醉的光。又次第變成
不安的色。——

忽然鏡中顯出兩個人影。（市長與巨人）

恐怖與憎惡對立的兩個 *Log*。

一會兒市長被巨人刺倒。

有頃。

一切歸於平靜。

女登場。

女 您好呀。

理髮師 ……

女 您好呀。這個人睡着了。

女走近前與男的接吻。旋向着鏡子做各種

表情。

女 這個人說我聳着肩頭笑很可愛。說：「你的肩頭好像有什麼機器。你的笑臉像甜美的葡萄酒，是真的嗎？」

女做着那樣的 *yes* 突然笑出來。理髮師醒了。

理髮師 誰，誰？

女 你的甜○美○的○葡○萄○酒○。

理髮師 血，血！

女 怎麼樣了？

理髮師 誰？

女 我。

理髮師 我做了一個夢。

女 你怎麼從昨晚睡到現在。今晚可不讓你
睡。

把手擱在男子的肩上將與之接吻。

理髮師 (推開他) 可怕，可怕。……鏡子裏
面有什麼人。

女 就祇我同你兩個人。

理髮師 敵人。和友人。

女 男人同女人。

理髮師 漂亮的紳士給惡魔刺死了。

女 我今晚把你殺了罷。

理髮師 殺……

女 因為你剪了女人的頭髮。你剪斷了女人的
幸福，女人的夢。

極短的沈默

理髮師 是夢。

女 好，去罷。

理髮師 還是夢。

女 握着男的手。

理髮師 你的手很冷。

女 夢都醒了嗎。

理髮師 這是個可怕的夢。

女 你看看我的眼睛好哪。我聳着肩笑給你看。

理髮師，用手挽着女人的頸接吻。

有頃。

女 你的嘴唇像火似的。

理髮師 你的嘴唇帶血的味。

有頃 理髮師再爲輕的不安所襲。

女 好，去罷。

理髮師 街上很暗罷。

女 我打監獄前面經過。

理髮師 什麼也沒有聽得嗎？

女 什麼也沒有。

理髮師 還有呢？

女 也走廟前經過。

理髮師 什麼也沒有聽見嗎？

女 貓頭鳥叫着。（梟聲）

理髮師 蝦蟆也叫着嗎？（蝦蟆之聲）

女 螻蛄也叫着。（螻蛄之聲）

短的沉默。

推剪動，發出缺髮時之聲。

理髮師 呀，推剪動起來了。

女 說什麼？

理髮師 推剪。

女 沒有動啊。

理髮師 你沒有看見嗎？

女 沒有。

理髮師 你沒有聽見牠剪髮時的聲音嗎？

女 沒有。

理髮師 恐怖的走近鋏子。推剪靜止了。

理髮師 啊，好大的推剪！

女 怎麼啦？

理髮師 魔鬼，魔鬼！

女 哦呀。

剃刀左右動。鏡中發出不安的光。

理髮師 魔鬼。鏡子剃刀都發狂了。

女 去罷，去罷。

理髮師 可怕的晚上。這不是我的店子，這是
魔。鬼。的。店。子。了。

女 快去罷。

理髮師與女退場。

一切歸於平靜。

有頃。

監獄的鐘兒兒地響起來。同時由暗黑之中聽見巡查監守等皮靴的音雜亂地傳來。

有頃。

深深的沉默。

貴夫人踉踉登場。

貴夫人 市長被殺了。我們的慈父被殺了。……

：啊，上帝，請捉了這可惡的惡魔。

貴夫人舉兩手呼神之名之時懷中落下情書。

貴夫人 市長被殺了。我們的父親被殺了。可
悲，可悲。

貴夫人退場。

微聞民衆歡喜之聲。同時落在地上的情書
飛起來兩三轉就吸收鏡子上去了。

有頃。

軍人登場。

軍人 閣下被殺了。陸軍中將。有光榮的市民

之主。市長被殺了。……神啊。感謝你，爲着我們的自由。

舉起手打了一個大欠伸。同時他身上的帽子及軍服都落在地上了。

軍人 啊，這一下我復活做人了。從此我可以儘量的呼吸了。

軍人裸着體，充滿歡喜退場。

再聞微細的風似的民衆歡喜之聲。同時落在地下的帽子及軍服都由地上吸到壁上去。

有頃。

巨人逃上塲。

急脫囚人服色改穿理髮師的白衣。旋向鏡中看自己的樣子。掉轉頭向觀客行禮。

巨人 諸位先生。我是個剪除人類不幸的理髮

師。

別疑我罷。請你好好的看看鏡子。我的衣服一點也沒有髒。什麼地方也尋不出一點鮮血。我像這白衣一樣是清淨潔白的身子。

男聲 你的背後有血。

巨人 我的背後。(後顧)好，你仔細看罷。

一點血也沒有。（再向觀客）這種錯誤是因爲太注意我的外觀了。別看我。看我之前看看這睥睨這黑暗的世界的大鏡子罷。

我是剪除人類的不幸的理髮師。理髮師的工作是做鏡子的奴隸。就是做真理的僕人。

真理和光似的單純。不許有虛僞。我的鏡子憎惡虛僞。不許有反於自然的虛飾。人類站在我的鏡前時他身上一切的虛飾都要被剝掉。鏡中所照見的是赤裸裸的靈魂是一塵不染的清淨潔白的靈魂。（鏡子次第放出銀光）

人類的視覺被那介在於自然與人。類。之。間。的。惡。魔。全。都。迷。惑。了。人。類。要。歸。到。正。當。的。視。覺。得。一。度。站。在。我。的。鏡。的。前。面。

鏡子動起來。

巨人 各位。我的推剪很高興的動起來了。他

等着貴客的到臨。我的店子裏決不取很貴的理髮費。我們一個錢也不要。各位出很高的價錢在那用虛偽做成的鏡子前面站久了。並且染着自己陶醉的重病。

到我的店子裏來罷。仔細看一看你的樣子罷

。各位最初看見被脫得赤條條的自己的樣子。的時候。一時也許覺得不滿。可是疫病因此逃去，壓抑着全身的重的桎梏。因此除掉。你會覺得像變成了小孩似的舒暢極了。

快站在真理的前面來別躊躇了。站在鏡子前面別閉着眼睛。你們得正視各位在我的鏡子裏面一定可以看見人類的苦惱與救的光明罷。

巨人取下推翦示觀客。

女聲 可怕，可怕。

巨人 不，一點也不可怕。（動幾下）你聽，牠發出這樣滑稽的聲音。

女聲 可怕，可怕。

巨人（嚴厲地）太太們，小姐們，請你們別鬧。這推剪是你們的良友。受男性虐待，蹂躪的各位的愛護者。

太太們，小姐們。各位曾經想過女子的不幸是什麼沒有？……那就是各位有太美麗。的長髮。

關於女人解放費數萬言也是徒勞。最簡便的

女人解放是根本剷除那女人的美麗的長髮。女性的幽鬱都發生於長髮之間。悲哀，煩惱，嫉妒，對於人生的絕望都是長髮的緣故。快把這禍完結了罷。還到自然所給的赤子的頭罷。明朗的智慧不生於光所不到的深林密箐似的長髮之下。

男性一定吃驚罷。他們的戀愛一定感着幻滅罷。可是同時他們的暴虐與淫慾也當絕跡於這個世界罷。

女人祇有這樣纔可由不幸救出來。纔可以脫

出男性的暴虐，進入獨立的生活。

太太們，小姐們。別怕站在我的鏡子前面。也不要怕這把推剪。這推剪纔是剪除各位的不幸的唯一的武器。

監獄之鐘再響，巡警零亂的靴聲重聞。

巨人 那是監獄的鐘。一個囚人脫獄殺死了市長。那皮靴的聲音，便是監守和巡警搜查犯人的聲音，

可是各位。監守和巡警怎樣苦心地搜捕犯人也是徒勞。市長並非被殺。被殺是市長的不

幸。市長靜靜地睡着。

犯人不存在於這個世界。存在的祇是剪除市民。不幸的清淨潔白的理髮師。市長一切的罪惡，暴戾也沒有細述之必要。一切的醜惡都由理髮師之手剪除了，泥濘的街市用血給洗淨了。市民好容易回復到幸福的生活了。

民衆歡喜之聲風似的流來。

巨人 民衆的那種歡聲。就是最大的證據。

這麼一來，各位對於我的疑惑大約可以解釋了罷。我是剪除人類不幸的理髮師。我是超

越過去一切法則的新的巨人。我的樣子是民衆的樣子，我的意志是民衆的意志。……請各位多多地照顧。

巨人進店。有項。

刑事登場。鼻下有熊似的鬍子。

刑事 喂。

巨人 啊呀，客人，請進。

刑事 快些理理。

巨人 是。

刑事 我是刑事。

巨人 小店無論誰都不要錢。

刑事就坐。

刑事 好柔軟的椅子。

巨人 這是愛。

刑事 好大的鏡子。

巨人 這是來路貨。

刑事 我的鬍子真是了不得。我總是用這鬍子
嗅出犯人的住所。用我這鬍子捕捉的犯人不知
知道有幾百個。

巨人 真是很好的鬍子。

刑事 快一點。

巨人 是。

刑事 我得變一變樣子。由你的手段替我變一變樣子。我現在得去捉一個重罪犯人。

巨人 重罪犯人嗎？

刑事 是。殺市長的兇手。

巨人 殺市長的……

刑事 可怕的東西。

巨人 還沒有捉到手嗎？

刑事 還沒有捉到。完全像闖夜似的找不到一

點線索。

巨人 用先生這樣的鬍子也不行嗎？

刑事 我太懶惰了。這樣緊要的鬍子我沒有給他東西吃。

巨人 那麼，多給些東西他吃罷。

刑事 我是刑事。

巨人 小店無論誰都不要錢。

拿起推剪從事工作。

刑事 真是柔軟的椅子。

巨人 這是愛。

刑事 我很疲勞。

巨人 請再抬起頭來。

刑事 這個樣子嗎？

巨人 對不起。

有頃。在頭上動起剪來。

刑事 真是舒服。

巨人 多謝。

刑事 我得去捉一個重罪犯人。

巨人 是的。

刑事 把樣子全給我變一變。

巨人 曉得了。

刑事 我的鬍子餓得很。

巨人 多撒些上等的油罷。

刑事 我是刑事。

巨人 小店無論誰都不要錢。

有頃。

刑事 真是很柔軟的椅子。

巨人 是來路貨。

刑事 我很疲倦。

巨人 請把頭低一低。

刑事 這樣子嗎？

巨人 對不起

有頃

刑事 好柔軟的椅子。

巨人 這是愛。

刑事 我很疲倦。

巨人 喂，喂。

刑事 我……

巨人 別睡着了。

刑事 唔……。

巨人 在鏡子前面別閉着眼睛。

刑事 ……

巨人 別對真理閉着眼睛。

刑事 ……

巨人 畢竟睡着了。

巨人急動剪。刑事的頭忽然成光頭。旋把剃刀在皮砥上盪了幾下，又把刑事的鬍子剃下。

巨人（望着鬍子）了不得的鬍子（嗅一嗅）
。臭，臭！完全像糞溝似的臭。這鬍子前此

到處嗅着人生一切的醜惡。追尋黑暗，搜索人類的弱點，肥他那邪惡之心。（再嗅）臭，臭，臭！

有頃

巨人 各位。我是個翦除人類不幸的理髮師。我爲着市民的幸福來翦除災禍。可是那些SPY 想要捉我，到處尋着我的踪跡。我祇好一時變裝離開這個店子。

巨人脫去白衣，換貼在壁上的軍服。嘴上粘上刑事的鬍子。再拿起吸在鏡子上的情

書。

巨人 各位。瞧瞧我的鬍子。我是一個堂堂的紳士。再瞧瞧這個軍服，我是個堂堂的將官。（將情書示觀客）這是那美麗的太太寄給我的情書。他現在在公園的池邊等着我去。香氣馥郁的夜的樹陰，溫暖的女的胸部，綿綿不盡的細語，幸福的擁抱，甜美的接吻：：我得趕快去赴這快樂的幽會。少陪，各位。請永久別忘記這剪除人類不幸的理髮師。

巨人退場

有頃。

監獄之鐘大鳴。黑暗中紛紛亂亂的靴聲。

刑事張眼。

刑事 好冷，好冷，哦呀。

看見鏡中自己的影子，驚起。

刑事 你是誰？

有頃。

刑事 是個和尚。喂，你是誰！

有頃。不安起來離開鏡子。

刑事 冷，冷，理髮師不在了。到那里去了呀。……啊，冷，冷。身上冷得打噤。

刑事忽撫其顎下。沒有鬍子。大驚。

刑事 鬍子呢？……。

滿臉去摸。摸到頭上發見自己是光頭，更驚。

刑事 做了和尚了，和尚了。鬍子沒有了。把緊要的鬍子沒有了。畜生，喂，理髮師，理髮師，可怪的東西。

刑事回頭對鏡望着自己的樣子。

刑事 這是何等陋劣的變化！……變成和尚了。
鬍子沒有了，緊要的鬍子。

短的沉默。

鼻聲。

蝦蟆聲。

螻蛄聲。

鏡子急走着冷笑之光。推剪，剃刀動起
來。理髮標嘲笑似的迴轉。
民衆歡喜之聲風似的傳來。

刑事 冷。（望望鏡子）可怕，可怕。

刑事拖着光頭俯伏着。

——幕——

上海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3508

子藏書

12